

一磚一瓦皆活教材 香港多幢歷史建築 滿載抗日血淚記憶



▲香港半島酒店承載着當年時任港督簽署投降書的慘痛歷史。

簽署投降書的地方 半島酒店

於2009年成為一級歷史建築的香港半島酒店，是屹立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22號的傳奇建築，自1928年開業以來，不但以豪華高端酒店格調和獨特的建築風格聞名於世，更承載香港抗戰歷史的沉重記憶。從建築風格來看，半島酒店融合新古典主義與巴洛克風格，其最初的七層H型建築，在當時的亞洲獨樹一幟，被譽為「遠東貴婦」。

然而，半島酒店的歷史並不僅僅是一個奢華的傳奇，它還與香港的抗戰歷史緊密相連。1941年12月25日，這是一個讓香港人慘痛回憶的開始。當天日軍的鐵蹄踏入香港，時任港督楊慕琦在傍晚時分，乘坐天星小輪來到半島酒店，簽署了投降書。這一刻，香港淪陷，開始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投降書簽署的酒店336號房間，見證了這一屈辱的歷史時刻，燭光映照楊慕琦慘白的臉，也反映香港那段黑暗的歲月。

日佔下的「軍政中樞」

「我特意在半島酒店的相片上圈上這間房（336號）的位置。」海濱文化導賞會主席吳力波提到在日佔時期，半島酒店被日軍徵用，酒店周邊的街道上，時常有日軍巡邏，現時不少人慕名前往一嘗半島下午茶的存在大堂，當年原是日軍的九龍指揮中心，是發號施令的場所。



捐、英皇書院當年借出場地進行募捐，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日活動。

飽受戰火摧殘的臨時醫院 英皇書院

在港島西半山的般咸道，有座古色古香的百年建築物——英皇書院，以紅磚牆建成的外貌，在抗戰歷史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其校舍建築風格獨特，屬於愛德華時代新古典主義風格的英式學校建築，底層庭院、拱門回廊及門口的麻石圓柱，無一不彰顯歷史的厚重感，該校校舍於2011年被列為古蹟。

1941年，香港保衛戰爆發，寧靜的校園吹進戰爭的硝煙。由於校內設立由首任校長莫理士引進的聖約翰救傷隊，英皇書院的校舍成為支援抗敵的急救站，無數受傷的戰士得到及時救治，為保衛香港貢獻力量。但在戰火的侵襲下，書院遭受嚴重破壞，戰後不得不進行大規模修繕。

青莖校園淪為日軍馬廐

日軍佔領香港期間，英皇書院曾被日軍徵用，成為飼養軍用騾馬的馬廐。原本充滿朗朗書聲的校園，迴盪着日軍的咆哮和騾馬的嘶鳴，校園的寧靜與美好被徹底打破。然而，即使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香港人民的抗日熱血從未冷卻，吳力波指當時民間發起不少籌款行動，形式以商業化包裝，例如以賣飯券作籌款的「一碗飯運動」，甚至連石塘咀的「紅牌阿姑」亦辦歌唱比賽等籌款，燃燒的是中華兒女捍衛民族命運的一團火，英皇書院當年以實際行動支持，借出場地進行募捐行動。



用為飼養軍用騾馬的馬廐。英皇書院在日佔期間，曾被徵



**抗戰歲月
建築篇**

在熙來攘往的鬧市一角、賓客如潮的高級酒店、學子更迭的書院裏，誰會察覺這些建築物中曾上演過抗戰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近百年前日本侵華，香港未能幸免，飽受摧殘。隨着歲月流逝，見證當年戰亂的倖存者已經寥寥無幾，而本港一些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至暗時刻和戰爭歲月倖存下來的建築物，像「活化石」一樣，提醒太平盛世的人們，不要忘記歷史，應銘記犧牲的抗戰烈士，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圖） 余風、融媒組（視頻）

守衛港島的生死防線 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



館內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有專門展示東縱部隊的事跡。



▲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前身是鯉魚門軍營。

步入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的接待大樓，右側牆上肅穆莊重展示115個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旁邊為特區政府授予大隊的嘉獎狀複製品，彰顯對英烈的敬意。這座承載厚重歷史記憶的場館，前身是舊鯉魚門炮台及軍營，2016年其中三幢歷史建築列為香港法定古蹟，在1941至1945年香港抗日期間發揮重要作用。

上址始建於1887年，由當時的工程兵設計，其主體建築堡壘構造獨特，建造時先挖出鯉魚門岬角最高點約7000平方米泥土，打造露天中央廣場，並在四周打通18間地下室作為營房、彈藥庫等，最後填回泥土，僅留通風和採光的垂直通道，整個堡壘幾乎隱於地下。炮台設施除堡壘外，還有中央炮台、西炮台及布倫南魚雷發射站等，各炮台射程不同，配合魚雷發射站，能全方位覆蓋並守衛鯉魚門海峽，曾是香港最重要的海防工事之一。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鯉魚門炮台作為重要海防工事，其配備的多座炮台、「隱沒式」大炮等武器，和周邊的

溝堡、壕溝等防禦設施，構成堅實的防禦體系。守軍依靠這些設施多次擊退日軍海上突襲，在一定程度上拖延日軍的入侵，藉扼守維港東面海道，阻止日軍從魔鬼山經鯉魚門進入維多利亞港。

探射燈台傷亡重 死了一個上一個

「探射燈台傷亡慘重，人員為操作探射燈，遭到對岸日軍集中火力打擊，所以派一個人上去，重傷死了，第二個再上去。」從事本土歷史研究的海濱文化導賞會前主席（創會）吳力波為博物館的導賞員，深入研究上址歷史，指出探射燈台是1941年12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渡海戰鬥的遺跡，因其目標明顯，操作人員如上「行刑台」，傷亡慘重。上址為香港保衛戰一個重要戰場，周邊的牆布滿子彈孔，可看到當年戰情的慘烈。

儘管炮台守軍奮力抵抗，最終還是於1941年12月19日被日軍攻佔。香港光復後，該要塞不再是戰略要點，軍事防禦功能弱化，成為了操練場，再也聽不到槍炮和廝殺聲。



▲抗日英烈名冊。



▲吳力波父親曾是國民革命軍成員，母親曾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員，家族與抗戰甚有淵源。

種植劍麻充防衛網

話你知 「看到劍麻（見圖），附近一定有軍事設施。因為它並非香港原生植物，而是從印度移植過來的，用來替代鐵絲網。」海濱文化導賞會主席吳力波指着路邊看到的植物分享這則小知識，解釋當年英軍為了省錢，才種植這類劍麻代替防守用的鐵絲網，「建鐵絲網需要更換和維修，而讓劍麻自然生長就能形成屏障，上面有很多刺，敵人不靠近。」吳力波還提到，抗戰時



期，英軍曾吹噓醉酒灣防線能堅守九個月。這條防線從1935年開始修建，設有97個機槍堡，分布範圍約30公里，但「這些設施無法連成一線，只是零散分布。」他講解，防線的造價僅相當於當時5輛最便宜的坦克車——每輛約16萬英鎊；設計上需要四、五千人防守，實際卻只有一千多人；再加上防線無法形成整體，英軍的戰略以威懾為主，實際戰力有限，「說白了就是用來嚇唬日本兵的。」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日佔期間變成審訊場，大量抗日志士在此被殺害。

殺害抗日志士的恐怖刑場 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前高街精神病院）

西營盤高街有一座承載百年歷史風雲的建築，它曾是令人談之色變的「高街鬼屋」，如今作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一部分，這座建築不僅是香港建築風格演變的見證，更銘刻一段沉重的抗戰歷史。

該建築於1892年落成，最初是為醫院人員設計建造的住所，樓高三層，採用極具特色的維多利亞時代巴洛克風格。兩行排列整齊的拱門，構成寬闊的拱形遊廊，外牆由花崗石砌成，屋頂則採用中式瓦片斜尖設計，這種中西合璧的建築特色在當時獨樹一幟，而2015年被列為古蹟。

佐治五世公園淪亂葬崗

1939年，為解決附近精神病院人滿之患，大樓改建為精神病院女病房。然而，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將上址變成審訊場、殺害抗日志士的恐怖刑場，無數英烈在此遭受折磨，壯烈犧牲，對面的佐治五世紀念公園淪為亂葬崗，堆滿被害者的遺體。這段血腥的歷史，成為香港抗戰記憶中悲慘的一頁，也為大樓日後被傳為「鬼屋」埋下伏筆。

吳力波父親曾是國民革命軍成員、母親曾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員，他笑言家族是「史纏人物」，與抗戰甚有淵源，但他更希望大眾了解抗戰歷史，探究人如何變成「魔鬼」的過程及成魔的「土壤」，防患於未然，在中間環節甚至萌芽時期便制止，避免戰爭或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市民有Say



港人應多了解抗戰史

我對抗戰歷史感受深刻，來這裏（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有尋找中國人的根的感覺。我認為香港市民很值得來這裏，能了解當時抗戰的真實情況。

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戰爭

槍都是會傷到人，最好只放在博物館，希望世界和平，不會再有戰爭，每人都健康快樂的生活。



抗戰情報站的秘密地點 彌敦道190號

彌敦道190號是尖沙咀唯一擁有騎樓柱的戰前洋樓，更是全港僅存三座多層長廊露台的直角轉角戰前唐洋樓之一，它同樣承載了抗日歷史的篇章。這座四層的戰前建築，風格別樹一格，騎樓與露台兼備，在香港建築史上有着獨特地位，2018年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2023年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早年大樓的底層曾開設「永青餐室」（Café Evergreen），作為柯士甸道一帶的第一間西式餐廳，吸引往來的食客。

港版「舒特拉的名單」

香港淪陷後，「永青餐室」曾被日軍徵用，成為民政官員用餐的場所，而原本經營餐廳的陳家被迫成為服侍日本官員的傭人。但陳家並未屈服於侵略者的壓迫，暗中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反抗。由於陳家被徵召服務日軍，所以列入優待名單，可以優先獲得食物，惟這名單及後愈來愈長，原來陳家將貧苦及前來求助的市民亦加入名單內，可說是港版「舒特拉的名單」。

「上址有英軍服務團（BAAG）秘密情報員，利用天台監視日軍軍營，及後被發現逮捕，第二次被捕後失蹤，終獲追認為正式情報員。」吳力波說的秘密情報員，正是陳家的兩名兒子陳耀南與陳耀芳，他們將自家洋樓作為基地，協助製造無線電發報器，為抗戰事業默默貢獻力量，惟最終被日軍憲兵部的華人密探揭發，二人壯烈犧牲。



▲彌敦道190號這座戰前洋樓，曾上演一幕又一幕的「諜戰風雲」。